

沫若書信集

上 海

泰東圖書局印行

1 9 3 3

復
興
第
一
種

沫
若
書
信
集

編 者 泰 東 編 輯 部

著 者 郭 沫 若

定 價 大 洋 八 角

一 九 三 三 年 九 月 出 版

•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•

序

泰東書局寫信來，說要出我的書信集，叫我做篇序。我接到這信時，起了一個好奇心：因為我從事文藝活動的十幾年來，寫給朋友們的信可也不少，假如真能把它們蒐集得起來，倒可以算得一部難得的生活的紀錄。所以我便回信去，說書信集可以出，序也可以做，但所蒐集的信稿須先送給我檢閱一遍。

回信去後不久由上海寄了一捲校樣來，便是這書信集的校樣，看那光景似乎已經是最終校了。但把內容一看，使我自己失望的是所蒐集的都是已經發表過的，而且是僅僅局限於獻給三四個朋友的舊

札。寫這些信的動機，我自己是很明白的，一多半是先存了發表的心，然後再來寫信，所以寫出的東西都是十二分的矜持。凡是先存了發表的心所寫出的信或日記，都是經過了一道作爲的，與信和日記之以真而見重上大相矛盾。

還有這些信裏面所包含的見解，有好些極其幼稚，極其荒謬，就中如一九二三年致宗白華論中德文化書，幾乎滿紙都是囁語。書中論及伏羲，以爲中國思想史之濫觴，那是極大的錯誤。伏羲完全是周秦之際的學者所虛構出的人物；八卦的產生時期也應該是在周末的。還有二十八宿的成爲系統是在戰國初年，設定這個系統的是當時的二位星曆大家甘氏和石氏；國風中雖然有參昂等單獨的星名，但並不是已經有了二十八宿的系統。這些錯誤，在我的古代社會研究和甲骨文字研究裏面是已經早見清算了。

總之，這個集子是過去了的東西，不過這裏

面叙到自己過往的生活處也有好些真率的地方；最後一封給成仿吾的信裏談到昨日的文藝，今日的文藝，明日的文藝的一節也還大抵近是，那個見解在初是出於我自己的頓悟，近來是愈見堅信了。

多謝書局方面的熱心。已經把這個集子彙成了書籍的形式，也就聽它自生自滅去罷。全書經過我自己校閱了一遍，改正了好多錯字錯句，但除此而外是絲毫也沒有更易的。還有，我很希望書局方面藉這個機會來蒐集我其它未曾發表過的信札，彙成一個續集，或者比這部矜持的集子要較為有意義一點。

一九三三年八月廿五日。

沫若：

目 次

序.....	1—3
與宗白華書.....	1—17
致田漢書.....	18—27
與宗白華書.....	28—35
與宗白華書.....	36—41
與田漢書.....	42—50
與田漢書.....	52—59
與宗白華書.....	60—99
與田漢書.....	100—101
與郁達夫書.....	102—120
與郁達夫書.....	121—123
與郁達夫書.....	124—131
與郁達夫書.....	132—134
與宗白華書.....	135—148
與成仿吾書.....	151—178
與成仿吾書.....	149—153

與宗白華書

(一九二〇)

白華先生：

我的詩真是你所最愛讀的麼？我的詩真是可以認作你的詩的麼？我真歡喜到了極點了！只是你說：你有許多詩稿無形中打消了。我又很替你可惜起來，因為我想你的詩一定也是我所最愛讀的詩，你的詩一定也是可以認作我的詩的。我想凡是藝術家對於他自己所產生出來的東西，一定是如像慈母之愛撫其赤子的一般，會要加以十分的愛惜的。你却何以那樣地冷酷，那樣地暴殄，或者你是取的獨樂主義，不肯披露出來安慰我們的嗎？我想我們的詩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竟底純真的表現，命泉

中流出來的 Strain，心琴上彈出來的 Melody，生底顫動，靈魂喊叫；那便是真詩，好詩；便是我們人類底歡樂底源泉，陶醉底美釀，慰安底天國。我每逢遇着這樣的詩，無論是新體的或舊體的，今人的或古人的，我國的或外國的，我總恨不得連書帶紙地把他吞了下去，我總恨不得連筋帶骨地把他融了下去。我想你的詩一定是我們心中的詩境詩意底純真的表現，一定是能使我融筋化骨的真詩，好詩；你何苦要那樣地暴殄，要使他無形中消滅了去呢？你說：“我們心中不可無詩意詩境，却不必定要寫詩。”這個自然是不錯的。只是我看你不免還有沾滯的地方。怎麼說呢？我想詩這樣東西似乎不是可以“做”得出來的。我想你的詩一定也不會是“做”了出來的。Shelley 有句話說得好，他說：“A man can not say, I will compose poetry.” Goethe 也說過：他每逢詩興來了的時候，便跑到書棹旁邊，將就斜橫着的紙，連擺正牠的時候也沒有，急

忙從頭至尾地矗立着便寫下去。我看哥德這些經驗，正是顯勒那句話底實證了。詩不是“做”出來的，只是“寫”出來的。我想詩人底心境譬如一灣清澄的海水，沒有風的時候，便靜止着如像一張明鏡，宇宙萬彙底印象都涵映着在裏面；一有風的時候，便要翻波湧浪起來，宇宙萬彙底印象都活動着在裏面。這風便是所謂直覺，靈感，（Inspiration）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張着的情調。這活動着的印象便是徂徠着的想像。這些東西，我想來便是詩底本體，只要把他寫了出來的時候，他就體相兼備。大波大浪的洪濤便成為“雄渾”的詩，便成為屈子底離騷，蔡文姬底胡笳十八拍，李杜底歌行，當德 Dante 底“神曲”，彌爾棟 Milton 底“樂園”，哥德 底“弗司德”；小波小浪的漣漪便成為“冲淡”的詩，便成為歷代底國風，王維底絕詩，日本古詩人西行上人與芭蕉翁底歌句，泰果爾底“新月”。這種詩底波瀾，有他自然的週期，振幅，Rhythm；不容你寫詩的人有

一毫的造作，一剎那的猶豫，便如哥德所說連擺正紙位的時間也都不許你有。說到此處，我想詩這樣東西到可以用個方式來表示他了：

詩 = (直覺 + 情調 + 想像) + (適當的文字)

Inhalt

Form

照這樣看來，詩底內涵便生出人底問題與藝底問題來。Inhalt 便是人底問題，Form 便是藝底問題。歸根結底我還是佩服你教我的兩句話。你教我：「一方面多與自然和哲理接近，以養成完滿高尚的詩人人格；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詩中的自然音節，自然形式，以完滿『詩底構造』」。白華兄！你這兩句話我真是銘肝刻骨的呢！你有這樣好的見解，所以我相信你的詩一定是好詩，真詩。我很希望你以後“寫”出了詩的時候，你千萬不要再把他打消，也該發表出來安慰我們下子呀！

可是，白華兄！我到底是個“甚麼樣的”人，你恐怕還未十分知道呢。你說我有 *L'riou!* 的天才，

我自己卻是不得而知。可是我自己底人格，確是太壞透了。我覺得比 Goldsmith 還墮落，比 Heine 還懷惱，比 Baudelaire 還頹廢。我讀你那“詩人人格”一句話的時候，我早已潛潛地流了些眼淚。我從前也做過些舊詩。我且寫兩三首在下面，請你看！

尋死

（四年前舊作）

出門尋死去。孤月流中天。寒風冷我魂。
孽恨摧吾肝。茫茫何所之。一步再三嘆。
畫虎今不成，鴛鴦天地間。偷生實所苦。
決死復何難。痴心念家國。忍復就人寰。
歸來入門首，吾愛淚沈瀾。

夜哭

（三年前舊作）

憶昔七年前。七妹年猶小。兄妹共思家。
妹兄同哭倒。今我天之涯。淚落無分曉。
魂散魄空存。苦身死未早。有國等於零。
日見干戈擾。有家歸未得。親病年已老。

有愛早摧殘。已成無巢鳥。有子纔一齡。
鞠育傷懷抱。有生不足樂。常望早死好。
萬恨摧肺肝。淚流達宵曉。悠悠我心憂。
萬死終難了。

春寒

(去年作)

凄凄春日寒。中情慘不歡。隱憂難可名。
對兒強破顏。兒病依懷抱。咿咿未能言。
妻容如敗草。潸衣井之闌。蘊淚望長空。
愁雲正漫漫。欲飛無羽翼。欲死身如癱。
我誤汝等耳。心如萬箭穿。

白華兄！像這樣的詩，恐怕你未必愛讀；像這樣的詩恐怕未必可以認作你的詩呢！“尋死”一首，除曾慕韓兄外，沒有第三個人看過。慕韓兄他知道我。咳！我不忍再扯些破銅爛鐵來，擾亂你的心曲了！

我前幾天才在朋友處借了“少年中國”底第一二兩期來讀，我有幾句感懷是：

我讀“少年中國”的時候，
我看見我同學底少年們，
一個個如明星在天。
我獨陷沒在這 Stryx 的 Amoeba，
只有些無意識的蠕動。

咳！我禁不着我淚湖裏的波濤洶湧！

慕韓，潤嶼，時珍，太玄，都是我從前的同學。我對着他們真是自慚形穢，真是連 Amoeba 也不如了！咳！總之，白華兄！我不是個“人”，我是壞了的人，我是不配你“敬服”的人，我現在很想能如 Phoenix 一般，採集些香木來，把我現有的形骸燒燬了去，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燒燬了去，從那冷靜了的灰裏再生出個“我”來！可是我怕終竟是個幻想罷了！

田壽昌兄正是在“少年中國”裏會識着的。他早那樣地崇拜 Whitman，要他才配做“我國新文化中的真詩人”呢！福岡離東京很遠，要坐三天的火

車，所以我不能去拜訪他；可是我今後當同他筆談，把你所告訴我的话——傳達給他。

我常想天才底發展有兩種 Types：一種是直線形的發展，一種是球形的發展，直線形的發展是以他一種特殊的天才爲原點，深益求深，精益求精，向着一個方向漸漸展延，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爲止：如像純粹的哲學家，純粹的科學家，純粹的教育家，藝術家，文學家……都歸此類。球形的發展是將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，同時向四方八面，立體地發展了去。這類的人我只找到兩個：一個便是我國底孔子，一個便是德國底哥德。

孔子這位大天才要說他是政治家，他也有他的“大同”底主義；要說他是哲學家，他也有他 Pantheism 底思想；要說他是教育家，他也有他的“有教無類”，“因材施教”底 Kinetisels 的教育原則；要說他是科學家，他本是個博物學者，數理底通人；要說他是藝術家，他本是精通音樂的；要說他

是文學家，他也有他簡切精透的文學。便單就他文學上的功績而言，孔子底存在，是斷難推倒的；他那詩書，筆削春秋，使我國古代底文化有個系統的存在；我讚他這種事業，非是有絕倫的精力，審美的情操，藝術批評底妙腕，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。我常希望我們中國再生出個纂集“國風”的人物——或者由多數的人物組織成一個機關——把我國各省各道各縣各村底民風，俗謠，採集攏來，採其精粹的編集成一部“新國風”；我想定可爲“民衆藝術底宣傳”“新文化建設底運動”之一助。我想我們要宣傳民衆藝術，要建築新文化，不先以國民情調爲基點，只圖介紹些外人言論，或發表些小己底玄思，終竟是鑿枘不相容的。話太扯遠了，我再回頭來說孔子。我想孔子那樣的人是最不容易了解的。從讚美他方面的人說來，他是“其大則天”；從輕視他方面的人說來，他是“博學而無所成名”。我想兩個評論者是對的，只看我們自己的立腳點是怎麼樣，可

是定要說孔子是個“宗教家”，“大教祖”，定要說孔子是個“中國底罪魁”，“盜丘”，那麼未免太厚誣古人而欺示來者。

哥德這位大天才也是到了“博學而無所成名”底地位。他是解剖學底大家（解剖學中有些東西是他發見的），他是理論物理學底研究者（他有色素底研究，曾同牛頓，辯論過來），繪畫音樂無所不通，他有他 Konkursordnung（破產法條例）底意見，他有政治家和外交家底本能和經驗，Lavator 與 Knebel 都稱讚他是個英雄，便是蓋世的偉人拿破崙一世也激賞他是 Voilaun Homme，他有他的哲學，有他的倫理學，有他的教育學，他是德國文化上的大支柱，他是近代文藝的先河……他這個人確也是最不容易了解的。他同時是 Faust, Gott Uebermensch：他同時又是 Méphistopheles, Teufel, Hund。所以 Wieland 說：Goethe wuerde darum verkaunt, weil so wenige taehig seien, sich einen